

赣鄱情 家国梦
长篇小说丛书

九牛岗

一部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真实故事
一幅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丽图景



柳剑祥
著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Jiangx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九牛岗

柳剑祥
著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Jiangx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九牛岗 / 柳剑祥著. —南昌 : 江西人民出版社, 2017.12
ISBN 978-7-210-09769-3

I . ①九… II . ①柳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31276 号

九牛岗

柳剑祥 著

责任编辑 : 王一木

封面设计 : 同异文化传媒

出 版 : 江西人民出版社

发 行 : 各地新华书店

地 址 : 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

重点图书出版中心电话 : 0791-86898683

发行部电话 : 0791-86898893

邮 编 : 330006

网 址 : www.jxp-ph.com

E-mail : jxp-ph@tom.com web@jxp-ph.com

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: 787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: 21.25

字 数 : 420 千字

ISBN 978-7-210-09769-3

赣版权登字—01—2017—929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定 价 : 56.00 元

承 印 厂 : 江西茂源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人要是倒霉	
一 本家弟弟来电话	001
二 酒喝不成总要告诉人家一声	009
三 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墟	012
第二章 早晨起来	
一 想到还有正经事要办	015
二 九牛岗史话	019
三 有枣没枣三竿子	024
四 上你大当了	030
第三章 骗上面不算骗	
一 修假坟	035
二 把“吗”字去掉	037
三 自来水问题	043
第四章 艰难的换届选举	
一 村干部今非昔比	047
二 指导小组来指导	049
三 叫花子不敢嫌米糙	051
四 到了投票选举时	056

第五章 另类村主任

- 一 没想到的选举结果 063
- 二 新班子的第一次会议 068
- 三 通气 078
- 四 五天吵了两次嘴 081

第六章 牛一根上任

- 一 一喝就喝了一个礼拜 087
- 二 很有必要露个面 089
- 三 要开联席会 091
- 四 终于言归正传 097
- 五 抓贼 108

第七章 虚晃一枪

- 一 村委会出通告 114
- 二 千万注意不能说漏了 117
- 三 算我错了还不行吗 120
- 四 米烂在糠里肉烂在汤里 125
- 五 索性再装得像一点 130

第八章 按下葫芦起来瓢

- 一 精神病人不够数 133
- 二 圈出两块地来 138
- 三 一场混战 141
- 四 挖田埂 149

第九章 股份问题

- 一 村委会又要出通告 154
- 二 张寡妇要入股 156
- 三 高正堂失算 163

第十章 把自己弄得忙忙碌碌

- 一 有人偷工减料 166

二	周老师受伤	172
三	打捞相机	179
第十一章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		
一	难免有些舍不得	183
二	踩点	185
三	偷不得更抢不得	187
四	战曹操	192
第十二章 难免有人不满意		
一	男人要比女人值钱一点是不是	197
二	听不进耳朵的风凉话	201
三	砖厂要招人	205
第十三章 都是陶罐惹的事		
一	砖厂乱成了一锅粥	211
二	红土岗上有古董	214
三	给你们看个好东西	220
四	露天窑开烧	227
第十四章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		
一	情况有些不对头	230
二	顺藤摸瓜	232
三	喝着不走打着倒退	237
第十五章 老是出人意料		
一	村主任怎么成了精神病	242
二	疑人不用	251
三	天上掉下馅饼来	256
四	到手的钱不知道要	264
第十六章 过了春节就到了春天		
一	跟往年大不一样的春节	268
二	天怕是破了	275

三 没办法的办法	279
第十七章 甘蔗没有两头甜	
一 天上的水已经漏完	283
二 提个建议供你们参考	285
三 有了沉淀池就万事大吉了吗	288
四 村干部会头一回开得这么不和谐	292
五 一不做二不休	297
六 风正大雨也正猛	302
第十八章 老天爷和人一样不按常理出牌	
一 接连转了两次院	309
二 一定要让他走得风光	314
三 天上火烧云	325
不是尾声	330

第一章

人要是倒霉

一 本家弟弟来电话

人要是倒霉，打哈欠都会咬到舌头。

牛一根也不知得罪了哪路神仙，一连三天每天都有倒霉事等着他，并且一件比一件倒霉。

第一天傍晚，从建筑工地下班回到出租屋，把安全帽往墙上一挂，到水龙头底下胡乱抹了把脸，正准备去工友大马猴屋里喝酒，倒霉事来了。

这餐酒可是在八天前就约好了的。那酒是大马猴的老乡回安徽老家探家时捎来的，满满一塑料壶，十斤装的，正宗的小米烧！酒到的当天，大马猴就把几个要好的哥们叫到一堆，让大家挨个抿上一口先过过瘾，然后说这样干喝伤身体，等哪天下午下了班，切几斤猪头肉，煮几安全帽盐水花生，夜里大家喝个痛快！可是这些日子天天加班，半夜下班回到出租屋个个累得只知道喘气，哪里还愿意动弹？好不容易这天不加班，眼看小米烧就要进喉咙了，没想到突然裤袋里的手机发出了一阵刺耳的铃声，一个倒霉的电话打了进来。

电话是牛一根的本家弟弟牛细根打来的。

牛一根和牛细根是远房的叔伯兄弟，两人同属一个都不可能见过面的曾太公。牛细根小三岁，今年二十七。从发蒙读书开始，他就一直是牛一根的跟班，走到哪跟到哪。小时候他就长得白白胖胖，但只是豆渣胖子一个，在野地里和小伙伴们摔跤总是垫底，三天两头被同学弄得像个泥猴子一样哭着回家，因此牛一根没有少帮他打过架。成年以后，虽然块头不小，但仍然是牛一根的跟屁虫。只是牛一根在部队当兵的那三年，他没法跟着一块去。

牛一根在部队当班长，七年前退伍回来，带着村里的一伙后生仔南下，在广州、深圳一带的建筑工地干活。牛细根也跟着出来，在牛一根的手下做事，挖土方，或者钉模板。工余时间百无聊赖，他却不像别的同乡那样喝酒、打牌，或是去公园里偷看城里的青年男女搂抱亲嘴，过一下眼珠子瘾，而是喜欢和几个来自贵州的工友去逛街。他们那种逛法比较少见：从不进商店，专门在马路边上走来

走去，走到某个地方便停下来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小汽车。盯着盯着，突然会有一个工友跑上前去，往其中一辆车子的大灯侧面一碰，随着“啊哟”一声大叫，躺倒在地。接下来，他和其他工友便一齐涌上前去，围住车子，问司机是要公了还是私了？被吓得目瞪口呆的司机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，往往会选择后者。再接下来，他就能从工友那里分到一张百元大钞。如果按单位时间计算，这无疑是一个高薪工种，比挖土方和钉模板要划算得多。

牛一根得知情况以后，曾经几次训诫过他，说这样搞是犯法的。他嬉笑道：

“这犯的哪门子法？大家都只是动嘴，没一个人动手。——我连嘴都没动。他们邀我去，只要我又着腰在旁边站一下，不用开口。我拿的是出场费哩。”还说：“你不晓得吧一根哥，开小车的都是有钱人，一两千块钱对于他们来讲，牛身上驮把稻草，不当一回事哩。”

就在那个贵州工友第八次跌倒时，由于车子一下没刹住，使得后面的程序全乱了套……那次，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进了派出所。好在只是“胁从”，被关了一夜，教育一通之后就放了。而那个工友却在医院里躺了一个多月，然后撑着拐杖回贵州老家养伤去了。

这件事把他吓得不轻，此后他便改弦易张，工余时间也加入了去公园过眼珠子瘾的行列。

去年下半年，家里替他在邻村相了一个姑娘，年底回去成了亲。过完年，说什么也不肯再跟牛一根出来打工了。元宵节的第二天，牛一根照例领着村里一伙年轻人来深圳，队伍里便少了他。据他自己说，是因为父母年纪大了，他这个独子要留在膝前尽孝。其实他父母才五十来岁，这个年纪放在以前评工计分的年代，包准还是拿高工分的好劳力。——都是过来人，鬼话骗得了哪个？于是，大家都不免嘻嘻哈哈地取笑起他来。取笑归取笑，他装作听不懂，意志无比坚定地坚持今年不远走他乡，在离家不到三里路的工业园区找了份零工活。钱少点就少点，只要能每天在家里睡觉就比什么都强。

电话接通，里面的声音火急火燎：“一根哥，十万火急啊，你得赶紧回来！最好现在就去火车站，赶最早的一趟车。回来晚了，人家吃肉，我们连汤都没得喝了。会哭的孩子才有奶吃，你不回来不行啊！”

话说得没头没脑。这个本家弟弟的语言表达能力在着急的时候往往会大打折扣，他自己上气不接下气地讲了半天，听的人却如坠五里雾中。牛一根一下没听懂他讲的是什么，却也不免有几分紧张：

“你能不能慢一点，把话说清楚？”

电话那头的牛细根这才平复了一下心情，说道：“最近这些日子，周边那些

村子的男男女女全动起来了，就跟打命案一样，把冶炼厂都闹得没法正常生产了。他们都说，这回非要达到整体搬迁的目的不可！——按理讲，方圆十里八村，我们九牛岗受害程度是最严重的，既然人家都可以去闹，那我们就更能！闹成了，我们也能搬去县城住楼房，做城里人！”

这么一说，牛一根便明白是什么事了。

事情的由来不是一天两天，远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，桂溪冶炼厂在桂溪县境内建成投产以来，这个祸根就算是埋下了。工厂紧挨着九牛岗田畈，排出的工业废水直接流入了田畈中的小港。没过两年，冶炼厂旁边又多出来几个小厂，就更是雪上加霜了。不过这是后来才明白过来的，当时谁也没意识到这点，村民们反而大都乐得屁颠屁颠的。

桂溪冶炼厂是东南亚最大的铜冶炼基地，由于员工多，对生活物资的需求量也就大。老百姓田地里出个蔬菜瓜果什么的，扁担一挑就到了他们的生活区，轻而易举就能变成现钱，方便得要死。尤其令人开心的是，就连流入小港里的工业废水，看着墨墨黑，闻着臭烘烘，和茅厕里的粪水硬是有的一比，于是大家便争先恐后去把它抽上来浇灌庄稼。跟别的村子比，九牛岗地处小港上游，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，用不完的废水才轮得到其他村子。还别说，这废水一点也不废，而是庄稼人不花钱的宝贝水；凡是用它浇灌的农田，很少需要再另外下肥，不但省下了肥料钱，而且庄稼长势好，产量高。港南那八百多亩水稻田，因为靠近小港，方便抽水灌溉，产量更是扶摇直上。村民们乐呵呵地过了差不多有十年来这种白占便宜的好日子。可是，随着年数的增长，大家渐渐地发现这废水似乎越来越不那么神了；浇灌得再勤，产量也上不去，反而开始减产，并且一年比一年减得厉害。

庄稼人的忠厚和淳朴简直渗透到了骨子里，村民们没有往别处多想，根本不会把农田减产归罪于工厂排出的废水。后来，又发现这废水也有了变化，似乎逐渐变得不那么黑了，也没那么臭了。于是，大家又把减产原因归于废水的肥力下降。村民们是明事理的，这废水虽然是工厂不要的，但那也是属于人家的东西，给你是情分，不给你是本分，总不能要求人家常年供应高肥力的废水吧？于是，大家只好自己掏钱去买肥料，加大投入。可是任凭办法用尽，粮食还是逐年减产。村民们都说种了半辈子的庄稼，还没碰到过这种事情，真是撞见鬼了！后来有人把禾苗拔起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终于在禾莠上发现了问题：根须变得比山羊胡子还要稀稀拉拉，原来是在烂莠！人吃饭靠嘴，禾吃肥靠根，莠烂了，根少了，不减产才怪！至于为什么会这样，却没人说得上来。

有村民突然想起，近两年在港南田畈上见过好多次县环保局的人，他们在那里转来转去，有时还从农田里用塑料袋装点泥巴，或是从小港里用玻璃瓶灌点水

带回去。并有好几次交代村民，说小港里的水含有重金属，以后再也不用用它浇灌农田了。当时村民并没有太把这些话放在心上。现在看来，莫非庄稼减产还真的跟工业废水有关？

村民们将信将疑来到县环保局，打算问个究竟。负责接待他们的是一个胖子工程师，村民在田畈上见到过的、说不能再用小港里的水浇灌庄稼的就是他。胖工程师说，早些年工业废水里的重金属含量超标比较严重，后来通过不断整改，逐年有了好转。目前已经基本上做到了达标排放，这就是为什么近些年来的废水没有以前那么黑那么臭的原因。他告诉大家，受重金属污染的农田会影响农作物根须的生长，也就是所谓的烂菹。可马上有村民发问：“那为什么早年还能增产呢？”胖工程师解释道：“工业废水里也含有磷，浇灌一次就等于下了一次磷肥，庄稼有了磷肥，当然长势会好；但是时间久了，当土壤里的重金属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，量变产生质变，它的危害就上升为主要矛盾了。”

村民们这才恍然大悟，没想到这么多年来大家一直都在做傻事，傻得冒烟！村民又问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农田污染已经既成事实了，莫非要永远减产下去吗？胖子工程师说：“污染的危害性近些年才慢慢显现出来，很可能今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会越来越严重。”

村民们一听急了！大家看到这么多年来不但上了大当，而且还懵里懵懂地把大仇人当成了大恩人，不禁气不打一处来！现在既然明白了事情的真相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事不宜迟，应该马上去找冶炼厂算账！

几个村干部找到冶炼厂的企群科。这个科室是专门负责处理企业同周边老百姓关系的。有一次一个村民把猪婆肉冒充好猪肉拿到冶炼厂的生活区叫卖，好些工人买了这肉，回家用高压锅都炖它不烂。回过头去找到这个村民理论，双方发生争执，差点打起架来，当时事情就是这个科处理的。但今天的事情实在太，与猪婆肉的交易纠纷不可同日而语。企群科权力有限，只能答应先将村民的诉求记录在案，容后再向厂领导汇报，说一有结果就会通知村里。大家信了这话，回家去等消息。可是一连等了半个月，什么答复也没有。再去问企群科，说是还要再等，因为厂领导还没开会研究。——这分明是没把村民的利益当回事！同去的几个青皮后生不禁火冒三丈，气呼呼地回到村里，叫上半个村子的男女老少，要去掀冶炼厂老总的办公桌。

那时牛一根刚从部队退伍回来，他拦住了大家。他说我们办事得有理有节，还是先通过企群科再约一次冶炼厂领导，看看企业这一次是什么态度再做打算。大家觉得牛一根说的在理，便听了他的。又是半个月过去，这回企群科倒是主动回了村民的话，但话的内容却是厂领导实在太忙，还没腾出时间研究这个问题，

希望大家能再等一等。

得到这样的答复，牛一根二话不说，在村里挑选了二十来个人，带着他们往冶炼厂的办公大楼去了。路上对大家做了明确的分工，并再三交代，一定要掌握好分寸，千万不可损坏公物，更不许伤人。

厂领导们正在会议室开会，兴师问罪的队伍可管不了这么多，吵吵嚷嚷冲了进去。一进会议室，牛一根把从田里拔来的一株烂莠的禾苗丢到会议桌中央，当作呈堂证供。几个中年妇女脚一踮手一撑，一屁股坐到了会议桌上。参加会议的一个副总动作慢了半拍，转移不及，他的签字笔即刻“啪”的一声，在一位胖大婶的屁股底下断成了两截。大家把厂领导们团团围住，实行车轮战术，不但吵得人家头疼，而且一连四五个钟头连厕所也不让上，非要人家答应赔偿损失不可。经过艰难的斗智斗勇，讨价还价，村民们终于拿到了一笔还算满意的赔偿款。

此后，类似的闹法差不多每年都要上演一两次。村民们之所以乐此不疲，是因为几乎每闹一次，企业都会抱着破财消灾的心态，或多或少出点血。屡次行动的领头者，只要牛一根在家，就非他莫属。村民们很是信赖他，都说他办法多，点子妙，动静拿捏精准，既达到了目的，又闯不了祸。

有一次就是因为牛一根不在家，几个愣头青莽莽撞撞，才险些出了大事。他们用拖拉机拉来十多车大块的毛石，把冶炼厂东南西北四个大门堵了两天，不仅大车出不来进不去，连职工食堂买菜的工具车也无法通行，害得厂里的几千号员工吃了两天的酱油拌饭。那次不仅派出所出了警，连县公安局也来了两部警车，“呜哇呜哇”地亮着警灯。警察手里提着明晃晃的手铐，准备抓几个领头的关起来。可冶炼厂的几个老总却不知是搭错了哪根神经还是因为心中有愧，居然出面为村民求情，求警察不要抓人。好说歹说，警察们才鸣金收兵。

说到底，老百姓还是大大的良民，自从那次以后，竟然没人胆敢由着性子乱闹了，讨要补偿的方式文明了不少。但是尽管如此，却因为农田受污染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凸显，因而村民讨要补偿的频率也就越来越高。冶炼厂的老总们被闹得焦头烂额，长年疲于应付。

受害最严重的农田要算港南的那八百多亩。因为长年浇灌工业废水，先是禾苗烂莠，产量连年衰减；接着是收割回来的稻谷由于重金属超标，不但人吃不得，连饲料都做不得；最后，整个田畈不仅长不出庄稼，索性连杂草也不长一根，成了不折不扣的不毛之地。对这片绝收的耕地，经多次艰难曲折的谈判以及政府部门费尽心思的调停，最后冶炼厂参照农田征用的标准，进行了一次性赔偿。

拿到了赔偿款，九牛岗有人欢喜有人愁。喜的是，从今以后再也不用在港南的土地上费心劳作，而收益却没有减少，因而有了一种不劳而获的感觉，似乎一

下子成了旧社会的地主老财；愁的是，这片原先高产的良田就这样变成了一片废地，心里不免空落落的……

也许是因为企业被老百姓闹烦了，为图清静，去年春天冶炼厂主动提出，对港北的农田也要求与村民签订赔偿协议：因土地污染而造成的粮食减产，由企业给予动态性的赔偿，每三年测算一次赔偿标准，每年一兑现。村民们当然巴不得，喜出望外地签下了这份制度性的赔偿协议。以后只需按协议办事，无须再费神费力地闹腾不止。

牛一根回想起这些事情，思忖其他村子农田污染的情况应该没有九牛岗严重，怎么一下子就会像牛细根说的，会闹起这么大的动静来呢？

电话里好一阵没听到牛一根说话，牛细根着急了：“你在听吗，一根哥？”

牛一根边想边说：“一个村子的整体搬迁，不是老百姓去闹一下就能闹得来的。这是件大事，涉及很多问题，有关方面要经过反复论证，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定得下来的。你说说看，有哪个村子的搬迁是闹来的？”

牛细根惊叫起来：“看来你还一点都不晓得啊！美兰嫂子没跟你说吗？九牛岗水库尾巴上的排山村，就是美兰嫂子的娘家，马上就要整体搬迁了，村里都已经接到了搬迁通知。你想想，这种事情不闹还能成得了？”

这下轮到牛一根惊叫了：“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我怎么没听说？”

“还什么时候，通知就是前几天的！听人说，企业把为村民买商品房的钞票都准备好了，好几麻袋，就堆在财务室！”

牛一根刚刚有点半信半疑，一听这话又觉得不靠谱了，说：“你长点脑子好不好？你见过哪个买房子是这样付款的？”

“那……”牛细根顿了一下，又说：“反正排山村要整体搬迁总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你不信，问一下美兰嫂子就晓得了。”

排山村是牛一根老婆美兰的娘家，村子地处与桂溪县相邻的南乡县边缘，是个只有四五十户人家的小山村。村子虽然与九牛岗不同县，但却仅隔一个九牛岗水库，沿着水库边上的山路是条近路，走路用不了一个钟头。离村子不远的东南方向有个南乡铜矿，那是一个大矿，员工上万；也是一个老矿，已经开采几十年了。它和桂溪冶炼厂同属一个集团公司，这里开采出来的矿石，就运到桂溪冶炼厂冶炼。是矿山就会有污染，有污染就会损害周边老百姓的利益，这几乎成了一种铁定的规律。南乡铜矿从矿井排出来的废水，流到哪里哪里的土地就被染成了铁锈色。凡染过色的农田，任凭种什么都不要指望有好收成。老百姓没有别的法子，只有去闹铜矿。这里的闹法与九牛岗不同，他们不去闹企业领导，而是派出一些连走路都需有人搀扶的耄耋老人，带上铺盖，躺到各个矿井口去，不让矿工

们下井开矿，一直躺到铜矿答应赔偿损失为止。由于村子小人口少，耕地本来就不多，老人们没躺几次，农田就基本上全都成了铁锈色，企业只好悉数征了去。没有了田种，村民们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好；反倒是无牵挂，可以放心跳出农门，进城打工。至于整体搬迁，排山村的村民不是没有想过。在当下农村，能够摊上整体搬迁是祖坟上冒了青烟，比买彩票中了头奖还要高兴。时下有一个很流行的段子，说的是有这么一个村子，因为穷，很多男人都打光棍。有个头脑活泛的光棍想出了一个办法，他提了一桶石灰水，拿着一把刷子，在村里每栋房子的墙上都写上一个大大的“拆”字。结果还没等石灰水干透，就有人上门为光棍提亲了。没过多久，村里的光棍都有了老婆，人手一个。这段子或许有点夸张，但却很能说明问题。排山村的村民为了这做梦都想的好事，也曾经四处活动，还到有关部门去咨询过。但都说这事情很不好办，因为整体搬迁是有具体规定的，一定要原居住地的基本生活条件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，不宜再居住生活了。而现在的情况，虽然村里的水稻田没了，但是旱地还有一些，况且手里有赔偿款，生活还是有保障的。排山村的人很讲道理，知道事情不能强求，也就不去胡搅蛮缠，事情就这样搁了下来，以至渐渐淡忘了。大家还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日子照过不误。

可是现在听牛细根说得这样有鼻子有眼，莫非排山村那本来不抱希望的梦想，竟然真的一下子变成了现实？这个消息未免来得太突然、太意外了！但又转念一想，就算排山村摊上了这样的好事，那是隔壁人家洞房花烛，又与自己九牛岗有什么关系呢？当他说出这个想法时，牛细根又大叫起来：

“一根哥，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！你想想看，既然排山村都闹成了，那我们九牛岗怎么就不行呢？我们受害的农田面积比他们要大得多哩。虽说两个村子不同县，但都是共产党领导，政策应该都是一样的，共产党像太阳，照到哪里哪里亮。这几天我们周边的村子起来闹，也就是因为有排山村这个榜样摆在这里。若是我们九牛岗错过了这次机会，也许要后悔一辈子哩！”

牛一根觉得这事在电话里一下很难讲得清楚，便说：“我人在外面，对家里的具体情况不了解哩。”

“你回来一下不就了解了吗？并且要赶早哩，迟了黄花菜都要凉啦！”

牛一根又问：“村干部呢？没有哪个出来说话吗？”

“嗤，”牛细根不屑道，“现在的村干部呀，有跟没有差不多。这一届村委会班子的任期在一个月前就已经满了，他们自己都不愿意再干，在等着换届哩。现在村里除了老书记，基本上没人管事。”

牛细根说的老书记，是九牛岗党龄最长的党员，支部书记都已经连任了八届。村里不论男女老少和辈分长幼，都一概称他为老书记。

“老书记怎么说呢？”牛一根问。

“村里两套班子也就只有他一个人还在撑着，”牛细根说，“但是他年纪大了，身体又不好，也指望不上他了。”

“他不会什么都没说吧？”牛一根很想知道老书记的看法。

“他呀，他还叫大家不要瞎起哄哩。——你看看，胳膊往外拐，纯粹老糊涂啊！”

牛一根又问：“村里其他人呢？”

“其他还能有谁？年轻人大都在外面打工赚钱，家里老的老来少的少。大家都指望着你，好些人都催我打电话给你哩。这几天好多在外面打工的人都会回来，他们家里都打电话去了。——就是大家回来了，肯定也还是要你来牵头的。一根哥，你得赶快回来，越快越好！”

家里的情况究竟怎样，牛一根心里没底。他知道自己这个本家弟弟一贯喜欢听风就是雨，从他嘴里出来的话有点像黄梅天的破棉絮，湿气重，水分大。他想先给美兰去个电话问一下有关情况，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。

“等我考虑一下吧。”他说。

牛细根有点迫不及待：“你要考虑多久？要赶快哩！”

“十五分钟后我回你电话。”

“那好！”

刚才和牛细根通话时，手机里响了好几次有电话呼入的提示音。一看号码，巧了，竟然就是美兰的电话。回拨过去，美兰劈头就问：

“你在跟谁打电话呀？一直是‘你拨叫的用户正忙’。”

牛一根便把牛细根来电话的事情简要说了，问道：“我正想给你去电话，问一下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。”

美兰说：“细根的话说对了一半。排山村人确实闹了一通，村子要搬迁也是事实，但跟闹却没多大的关系。”

牛一根奇怪了：“那是怎么回事？”

美兰说：“这就有得说了，电话费长途哩，等你回来再细说。我给你打电话，是想问你最近回来不？如果要回来，我哥哥家里有事情要你顺便给帮个忙。”牛一根问什么事，她说：“他家的屋墙太破了，要让你给粉刷一下，其实就是抹一层泥巴。”

牛一根似乎与生俱来就有着泥瓦匠的天赋，小时候在家里搭个鸡窝垒个猪圈弄得像模像样，一点也不比专业泥瓦匠差。凭着这份无师自通的本事，退伍后在建筑工地很快就混到了一个小工头的职位。抹个墙对于他来说，小菜一碟。不过，大舅哥自己分明是没有房子的，哪里有屋墙可抹？他问：

“大舅哥家不是借住在村里的破仓库吗？他哪里来的什么屋墙？”

“就是那间破仓库，昨天哥哥已经把它买下来了。”

牛一根大惑不解：“大舅哥也真是吃饱了撑的，那么破的房子买它做什么？更何况马上就要搬迁了，搞的什么名堂嘛！”

“就是因为马上就要搬迁才买哩——跟你一下讲不清楚。这么跟你说吧，你要是打算最近回来，就干脆早点，哥哥家的事拖不得；如果不回来，他好早做打算去请泥瓦师傅，免得误事。”美兰叹了口气，黯然说道：“我就是这一个哥哥，他也就是我这一个妹妹，他有事只有找我。我的意思，能帮我们还是帮他一下吧。”

老婆都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就是没有牛细根说的事，自己也应该回去一下，于是便满口答应抹墙的事就交给他了，等他把工地上的事情安排好，明后天就回去。他还想问清楚排山村的整体搬迁是怎么来的，但美兰没能满足他这个要求，还是说：

“这可是长途哩，回来再说就晚了？我没工夫，要喂猪了，猪不好好吃食。——瘟打的，乱拱什么！叫你乱拱，叫你乱拱……”

一阵劈劈啪啪的击打声夹杂着猪声嘶力竭的嚎叫声，手机里一片嘈杂。突然，“叭”的一声奇响，耳鼓被强震了一下，接着是“嘟、嘟、嘟……”的占线忙音。重新再拨，“你呼叫的用户已关机”，一连数次均为如此。牛一根估计，很可能是美兰在与猪的对抗赛中，不小心手机遭遇了不测。

他想，不管牛细根说的情况真实性如何，反正是要回去的，既然如此，赶早不赶晚，不如就按牛细根说的，今天就走。于是，便回了牛细根的电话，说：

“好的，我回来！我现在就去买票，明天晚上包准到家！”

——垂涎多日的一餐酒就这样泡汤了！倒霉不倒霉？

二 酒喝不成总要告诉人家一声

牛一根立马去向大工头请假。

牛一根是个小工头，手下管着十多个打工仔，其中有他从九牛岗带出来的老乡，也有来自安徽、贵州等地的工友。小工头不是好当的，首先要不怕苦不怕累，干活不输给人家，人家才服你管。其次要脑子灵点子多，善于组织协调，工作才好开展。尤其不能有私心，对跟随自己出来的老乡和其他外地工友，要一碗水端平，若是存在嫡系旁系的亲疏，那么后果大家都懂。总之，这是一个需要体力与脑力高度结合才能干好的职位。

大工头说你尽管去，把家里的事处理好了再回来。工地上有我在，耽误不了事。

问题是你手下的那伙人不大好管，平时除了你谁的话都不爱听，你走之前要跟他们打好招呼。牛一根说你放心，哪个不听话你就只管骂，出不了事的，有我呢！

告别了大工头，接着去了大马猴那里。人家诚心请你去喝酒，喝不成总要告诉人家一声。大马猴屋里挤着五六个人，都是来喝酒的工友。屋小人多，转身都会碰屁股。大马猴不在，出去切猪头肉还没回来。屋子角落里的电饭煲正煮着盐水花生，水开了，“咕嘟咕嘟”地冒着水蒸气，弄得满屋子都是雾蒙蒙的。工友们听说牛一根突然要回家，都问家里有什么事？一个精瘦的小个子诡秘地笑道：

“还能有什么事，熬不住了呗！”

牛一根没心思跟他开玩笑，把事情简要地向大家说了一下。一说到农田污染，马上有好几个工友都说他们家乡也有类似的问题，还说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，几乎全国各地都有，蛮普遍的。

一个被大家称为四只眼的后生仔扶了扶鼻梁上的近视眼镜，说：“我家的村庄前面有一条小河，原来河水清得很，小时候夏天我们天天都要下河去嬉水，小鱼啄得身上痒兮兮的，好舒服。自从上游有了工业园区，呵——，这就不得了啦，河水渐渐变得黏乎乎的了！粮食开始减产，鱼塘的鱼也一批一批地死。果园里的瓜果原来都是出口的，现在糟糕了，人家外国人不要了，说是重金属超标。还有更糟糕的，三百来号人的小村子，得各种癌症的就有六个人！我三叔就是得肝癌去年去世的，五十岁都不到。现在大家都不敢在家待了，年轻人都出来打工。老年人出来又没人要，没办法，只好留在家里听天由命……”

牛一根心里一沉，心想自己九牛岗跟这比起来还算是好的了，不无同情地说：“那你们怎么办呢？”

四只眼两手一摊，说：“污染已经造成了，还能怎么办？对企业来说，也只有罚款，严重一点的关闭，再了不起就是追究法律责任，这已经到顶了，其他还能怎样？对我们受害者来说，也就只有赔偿了。也不能说政府不重视，政府有关部门积极出面协调，对污染严重的土地，让企业把它征去了，该赔偿的也都赔了，并且赔的还不算少。”

一个工友插进来说：“赔了那就可以了呗，有钱就行。我们出来打工，还不都是为了赚钱？”

有人赞同说：“对啊，只要有钱，没有土地也罢！现在还有什么东西买不到？凡是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，全都可以用钱买！——不过，还是不要得那个癌症，不然再多的钱也没命用啊！”

“嘿嘿，有些不是土地上长的东西也有得卖呢，”一个工友一边打开电饭煲盖子，检查花生熟没熟，一边转过头来加入群聊，嘻嘻笑道，“街边上那些嘴唇像